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447号

投稿邮箱:xinfukan@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出乎意料

□南京关立蓉

老友晓春素有“酒神”之称,这次他来省城出差,约好晚上来我家聚一聚。下了班,先生翻出两瓶好酒,我则准备一展厨艺。原以为,他将再次本色出演一场醉酒大戏。出乎意料,见到酒,他竟然直摆手,说:“今晚不喝酒,只饮茶。”

问原因,说是戒了。这可真让我和先生面面相觑。

晓春一声叹息,说,给你们讲个故事吧:

大半年前的一个晚上,也是去朋友家做客,久未谋面,很是开心,尽兴喝了一场。从饭桌上下来,晕晕乎乎,朋友儿子要开车相送,我逞能说,不过几两酒,骑个共享单车回家得了。结果,没骑多远,发现地上有块砖,本想避让,一握刹车,不知怎么回事,整个人从车上翻了过去,幸好脑子还未完全糊涂,以手撑地,保护了脑袋,但身体的重量全部压在手腕上,当时就觉得手腕处一阵剧痛。回家后,本想瞒着夫人晓梅,只说天黑路不平,不小心摔了一跤,无大碍。结果到了半夜时分,手肿如馒头,疼痛难忍。晓梅又气又心疼,忙开车送我去医院,医生诊断为桡骨头骨折。接下来的两个月,请假在家休养,吊着绷带,什么事儿也干不了。晓梅忙完一天工作,回家还要买菜做饭,伺候我洗漱换药。女儿回在南方工作,职场新手,天天忙得晕头转向,为了老爸,急着要请假回来。那段时间,很是自责,只因自己一时贪杯又逞能,连累家人受累,自身也饱受皮肉之苦,于是,痛定思痛,从此与酒别过。

晓春的这一跤,摔出了与酒诀别的勇气,也是一种有担当的生活态度吧。生活有时候就像个老顽童,把你逼到一定境地,痛下决心,接受它的旨意,在你艰难完成之后,才发现那居然是件好事。

公公已经八十多岁了。我过年回家时,看见他穿着高筒靴,在家门口的小池塘放水

捞鱼,动作敏捷,一点也没有年老迟缓之态。公公年轻时就是一把劳动好手,他和婆婆辛勤在泥土里刨食,养育了一双儿女。而今,儿孙满堂,子女们也有能力让他们安享晚年,但公公依然沉迷于劳动,每天去房前屋后小块田里侍弄一阵,就是他最惬意的时光。婆婆五年前患上肾病综合征,他洗衣做饭,照顾婆婆饮食起居,成了里里外外都能操持的一把好手。同村有人约他去摸牌打麻将,他都婉拒。在他眼里,熬夜玩乐,费眼费神,甚是无趣。他识字不多,不会用智能手机,看了不养生段子,更不知瑜伽,只是觉得早睡早起,照顾好家人,按季节种上四时作物,池里有鱼有虾,院中有鸡有鸭,就是最好的生活。这种简单而自然的乡村生活,练就了他的好身板。他很少光顾医院,到城里来游玩,走起路来脚下生风,我们根本跑不过他。

所以说,在生活的迷雾面前,有太多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它背后的重重深意。戒烟戒酒看似放弃享受,其实是减免五脏六腑日后受到的痛苦;适度的劳动,自律的生活,其实是为自己健康长寿储备干粮。

人生处处可能遇到出人意料的转折,古人早就参透了这个道理。陶渊明笔下的五柳先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住在“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的陋室里,穿的是“短褐穿结”,家里常常“箪瓢屡空”。在世人眼中,这分明是一副落魄潦倒之相,然而他“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活得洒脱自在。再看郑板桥,大画家的居所不过“十笏茅斋,一方天井”,院中仅“修竹数竿,石笋数尺”,却自得其乐:风中雨中有声,日月中有影,诗中酒中有情,闲中闷中有伴。

原来,衔觞赋诗,可乐其志;一室小景,亦有情有味。这正是生命的奇妙之处:人间虽有硌脚的碎石,也有照亮夜路的月光;生活看似夺去某些享受,实则赐予更珍贵的礼物。

就露出了一缕笑容,接着就敞开嗓子嚎叫起来。那粗犷而又悠远的号子声,开始与碌碡发出的“嗞嗞”声融为一体,形成了麦场上乃至整个村庄里最为和谐、最为欢快的交响乐章,回荡在悠悠的碧空。

几天过后,牵牛打场的新鲜感与快活感很快就在烈日的曝晒和无休无止的转悠中变得枯燥乏味。我曾仔细地计算每日里在场面上牵牛行走的距离,说有三四十里也不夸张。一天正午,我牵着老牛,昏昏欲睡,不留神竟跟着那头偷懒的老牛离经叛道,溜到了场边的树荫下,直至撞到了草垛上才如梦初醒,弄得满场大笑,场长训斥道:“幸亏撞到了麦垛上,要是跟着碌碡掉进水沟里,事就大啦!”

禾场上的头场脱粒刚要结束,田间的抢种就紧随其后。我们的生产队,因为最早实行了早改水,所以大面积的麦茬地,不再播种大豆、玉米和山芋等秋熟作物,而是栽插水稻。插秧,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平整好土地,只有这样,才能使整个田块上水均匀,不至于秧苗干旱或受涝。

这时,原来拖拉犁耙的黄牛们已经没有了用武之地,发挥强项的便是水牛了。而生产队从南方新调购来的几头水牛,总是水土不服,听不懂北方人的呼东唤西,任凭耕作者甩断绳子也无济于事。这样,人的牵引便显得至关重要。

来自江南的水牛,躯体庞大,四腿如柱,蹄大如碗,却温顺如兔。抚摸着它半圆一样的粗大犄角和稀疏的皮毛,我感受到了它的温顺与友好,默默无闻和任劳任怨。因此,我对水牛情有独钟,以致后来一有空闲就跑到牛场里,一次又一次地寻找与水牛近距离接触。耕夫时犁时耙,按照他的指令,我牵着水牛在田垄间纵横轮回,捞埝填沟。一圈又一圈,一遍又一遍,直至一畦水田糯如糍糊、平整如镜,插秧手们啧啧称赞……

夏收夏种牵黄牛打场,牵水牛整田的活儿,我一直延续了好几年,直到我走出了家园,离开了那片禾场和农田。而今,当我看到农田里奔跑的收割机,看到父老乡亲在田头地边敞着口袋接收着粮食;看到插秧机在水田里留下的一行行秧苗,看到了无人机在空中喷洒着化肥、农药……我的心醉了,这布谷鸟啼鸣下的繁忙季节,仿佛已被新时代的画笔,涂抹上了一层文明而又魔幻的色彩。

偶遇南农旧藏书

□杭州王道

没想到在杭州天目里一家澳大利亚咖啡馆门口,会遇到一批南京农业大学的旧藏书,当然它们是被当作装置使用,别有景致。这些藏书都盖有学校图书馆的印章,而且是不同时期的印章,足可见证学校的历史变迁。看着这批书,就仿佛看到了很多曾经受益其中的农学专业莘莘学子阅读的身影。

印象中,在南京工作时,对于南京农业大学出品的烧鸡、牛奶比较有印象,可以说深得市民们的喜欢。而且每到春日赏花时,南农校园的樱花也是一大胜景。看到这批藏书时,不禁感慨,南农图书馆的藏书也是一道风景。

翻阅这批藏书后得知,内容多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的出版物,其中以俄文为主,印制精美。藏书中有皮革装书衣、布面装书衣,以及硬板装书衣,用纸精良,至今还没有出现霉斑或是腐烂的情况。书的门类也较丰富,有植物学、动物学、医学、电工学等,还有一些词典类工具书,带插图的图片印刷精美,今天看来也不过时。每本书上分别盖的印章,可以说是南京农业大学经历的一个见证。如“南京农学院图书”圆钢印、“南京农学院图书馆藏书”圆形蓝印、“江苏农学院图书馆藏书”圆形蓝印、“南农图书馆”长方形黑印、“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藏书”圆形带五角星蓝印等。基本上每一本书后都有图书馆的书卡相配,书卡外还有书袋,上面写着书号、登录号,以及借书和还书规则,有的书卡还出现了1952年借书人的姓名。还有的贴着购买时的发票,“国际书店上海分店”,那时一本书就要3元钱,可想而知并不便宜。因为这批书设计较好,因此可以拿来作为装饰,如竹节装、烫印工艺、压痕工艺等。

从南京农业大学的校史可以追溯到清末时期的三江师范学堂,再到1914年私立金陵大学农科。1952年,几家学校合并成立了南京农学院。在20世纪70年代,该校还有院系被并入镇江的学校,主校区则搬至扬州办学,后又回到南京,直到1984年,更名为南京农业大学至今。

异地偶遇南农旧藏书,想到南农的种种美好事物。

老伴是个爱干净的人,把日常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她退休后,不管早上有多忙,也要把家里各居室的地面抹上一遍。前几年老伴患了骨性关节炎,双手手指出现不同程度的弯曲变形,用不得冷水,握不成拳头,把不住拖把,每天抹地十分辛苦。为了减少老伴的病痛,我每天都和她抢着做家务,特别是抹地,我尽量自己干。

搬进新楼后,老伴对地面的卫生标准更严格了,地面上不能有头发和碎渣残留,不能有水渍,抹地更不能偷工减料。她经常借着太阳光,弯着腰,瞪着眼睛四处查看,检查我的劳动成果,搞得我经常返工重干。我常常“警告”她:“遇到你这样的卫生‘检查员’,我是遭老罪了,简直没法干了!”其实,我说归说,干归干,家务活不能让有病的老伴一人承担,这样做我心里也不忍啊!

前几天,儿子儿媳搬来了一个快递纸箱,我俩打开一看,是一台白色的地面清洁机器人,圆圆的脸庞,扁扁的身材,走起路来精神抖擞。儿媳说:“爸,我一直想给妈买台抹地机,在网上搜索了好久,正赶上价格优惠,就买了一台,让我妈累着了。”老伴听后,高兴得直点头:“孩子们真孝顺!”

儿子将扫地机器人安装、充电、设定好程序后,机器人在“定位中,开始清洁”的语音中进行工作了,我们老两口目不转睛地盯着它。此时心存疑虑:这机器人真能替代人把地面抹干净?殊不知,这个家伙真是令人刮目相看。只见它沿着客厅、书房和卧室四周抹完一遍后,开始进行直线或S形反复工作,从不走回头路,抹完的地面锃亮。大约半个小时,机器人又说话了:“任务完成,返回充电。”只见它从次卧晃悠悠地来到客厅,屁股一转,直接上了立在墙壁的充电桩,自动播报:“开始充电!”见状,我和老伴面面相觑,哈哈大笑起来。老伴在手机App上给它起了个昵称叫可爱的“地宝”。

自从“地宝”机器人进家后,我家里的地面清洁工作由紧张的早晨改到了晚上,我和老伴可悠闲自在了。每天晚饭后,我俩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观摩“地宝”工作,时不时还品头论足起来,这个场景成了我们饭后的乐趣。有时,“地宝”钻进床底下一会,老伴就不放心了,“它跑到哪里去啦,快找找”;“地宝”围着餐桌腿认真转一圈,老伴不忍了,“不用那么认真”;“地宝”走进了没开灯的书房,老伴急了,赶忙把灯打开,别让它摸黑干活。一次,家里突然停电了,“地宝”站在原地不动,老伴急忙抱起“地宝”放到客厅充电桩。来电后,“地宝”告知:“定位成功,开始工作!”笑得我和老伴前俯后仰。老伴说:“要知道‘地宝’这么实用可爱,我早该把它请进家来,享受现代科技给老年人生活带来的福音。”

如今,“地宝”成了我们家庭的一员,它的到来解除了我和老伴的后顾之忧,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快乐,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享受生活。老伴打趣地调侃我:“你从现在辛勤的‘清洁工’摇身一变成了监督检查的‘卫生员’。”地宝“抢了我的检查员‘饭碗’啊!”

□辽宁大连李洪波

牵牛

□徐州高夫岗

初夏的乡村,万物葱茏。布谷鸟的应时啼鸣,预报着又一个“麦口”的来临,让翘首以待的父老乡亲,平添了几分喜悦和亢奋。这是对一夏抵三秋的期待,也是对白面饭食的渴求。那些游手好闲或不善劳作的人们,却有截然不同的感受。因为布谷鸟的啼鸣,分明是在传递一个“繁忙”的信号:一场延迟不得、完全靠人海战术的抢收抢种迫在眉睫。这可是一场生死疲劳、褪皮祛肉的磨难与煎熬。对于这种休意与畏惧,我亦感同身受。

中小学校循规蹈矩,不前不后、不早不晚,适时地宣布着“麦忙假”的开始。于是,无论是年长的师兄,还是幼小的学弟,都要在这黄金铺地、老少弯腰的十几天假日子里,统统归顺农事。率先响应着布谷鸟呼唤的,是东方的那轮红日,她像一个刚出炉的火球喷薄而出,在一个瞬间让广袤的原野骤然升温,让晴朗的天空瞬间燃烧,让沉寂的村落一片喧嚣!麦田开镰了,人流匆匆地涌出村口,奔向那满眼金黄的田野。于是,低下头弯着腰,左手揽麦稈,右手挥镰刀;两眼冒金星,汗水如瓢浇……这样,一天下来,浑身上下处处酸痛,走起路来腿都打飘。好在生产队长善解人意,很快将我们八九个年幼的学生安排到了打麦场上,干起了牵牛打场的差事。

牵牛打场,比起在田地里割麦子,算是一个阔差。当时的生产队有四百多人、五百多亩土地,麦场面积大得像好几个篮球场。每天早上,壮年劳力们将铡好的麦穗头摊满场面,等待着骄阳的曝晒。一旦麦穗头焦干风脆,我们几个人便牵着黄牛,拖拉着青石碌碡,在一个老者的引领下缓缓登场,其阵容虽然比不上茶马古道上的驮帮,也算不上茫茫戈壁滩里的骆驼客,可也是威武又豪壮。沉重的碌碡后面,是一块蒲扇大小的捞石,一碾一压相得益彰,让麦穗头骤然铺地。碌碡转动时发出“嗞嗞”的声响,我们左手牵绳、右手扶索,在偌大的场面上一圈接着一圈,优哉游哉,与其说是牵牛打场,不如说是一种高雅的娱乐与享受。

待麦秆泛起了金条一样的亮色,饱满的麦粒也开始脱落。领头的老者不时地用脚驱卷着麦草,察看着小麦的成色,有时又突然弯下腰杆,猛地抄起一把麦粒,然后吹去浮糠,放进嘴巴。他贪婪地咀嚼着,念叨着“吃了新麦,死了不亏”的咒语。可能是新麦粒爽口与甜香的缘故,老者油亮而又黝黑的脸上,很快